

TOM JONES

弃儿汤姆·琼斯史

[英] 亨利·菲尔丁 著 张谷若 译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TOM JONES

弃儿汤姆·琼斯史

[英] 亨利·菲尔丁 著 张谷若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亨利·菲尔丁（1707—1754）

英国小说家，出生于萨默塞特郡，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。写过多部剧本，亦做过法官，其文学作品以幽默和讽刺的风格著称。

张谷若（1903—1994）

原名张恩裕，字穀若，山东烟台人。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。曾任北京大学、辅仁大学等校教授，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。译著有哈代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还乡》《无名的裘德》，狄更斯《大卫·考坡菲》《游美札记》，莎士比亚长诗《维纳斯与阿都尼》，亨利·菲尔丁《弃儿汤姆·琼斯史》，萧伯纳《伤心之家》等，另有《英文圣经选注》《哈代选注》及《地道的原文，地道的译文》等著述。张谷若毕生教授英国语言文学，于培养优秀英语人才之余，身体力行翻译实践，其翻译成就广受赞誉。

《弃儿汤姆·琼斯史》首次出版于 1749 年，是亨利·菲尔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本书既是成长小说，也是流浪汉小说，描写了弃婴汤姆·琼斯被奥维资先生收养之后长大成人的故事。汤姆·琼斯的人生跌宕起伏，遭遇各色各样，爱情也得之不易。本书从乡村写到城市，人物阶层无所不包，是一幅英国十八世纪的社会全貌图。

第 十 卷

在这一卷里，这部历史前进了大约十二个钟头。

第一章

内载当代批评家极须细读的几条要旨。

读者先生,汝之为人究属如何,我们无从得而先知;因为,汝对人性之了解,虽亦可如莎士比亚所了解者之深奥,但亦可如某些莎士比亚之注释者并不更加高明。现在,为了防止后一种情况出现,我们认为,在我们共同继续前进之先,我们应该给你几条有益心神的指导,以期你庶几不至于严重地误解我们、歪曲我们,像前面所说的莎氏注释者误解歪曲莎氏那样。^①

首先,我们要事先举以相告者为:不要不假思索,动辄对这部历史中所写诸事指摘非难,认为有乖于事理之常,无关于全体布局;因为你不能当前就了解到,这种事件如何能导致全体布局。这部著作,实说起来,可算得是我们自己独创新造的鸿篇巨制,而一个低微卑贱、匍匐地上的小小批评者,还不知本书各部之联系,未悉本书最后之结局,就贸然对其中任何部分指摘挑剔,实属狂妄之谬举。我们得承认,我们此处所指所喻,在现在的场合里,未免过于夸大;但是,说实在的,要把最高级的作家和最低级的批评者二者之间的分别,适当地表示出来,恐舍此无由。

另外一种我们得预告汝者,汝善于匍匐地上以陈词进言之人啊,即为:汝在本书登场人物中,不要以某二人太相似——例如在第七卷及第九卷中出现之二女店东——而遽抉而出之,以为缺点。你要知道,朋友啊,有一些特征是同一行当、同一职业之中绝大多数的人所共有的。能把这些特征保存,同时又能把这些特征的作用区分开,是

① 菲尔丁对莎士比亚最为推崇敬仰,而对18世纪删削、改编其剧本,至为厌恶,以至变易其文正定其字更所不喜,且更不信改得对。

优秀作家的才能之一。同样的罪恶或者愚蠢,在不同的人身上,引起不同的行动,把这种细致的不同加以分别,在优秀的作家中极为少见,也就像能真正辨认这种才能的,在读者中,也同样极为少见一样;尽管我相信,这种才能之辨认,为能辨认者的最大乐趣。举例而言,每一个人都能看出艾皮丘·麦门爵士和法蒲凌·夫拉特爵士不同;但是要看出法蒲凌·夫拉特爵士和扣特利·奈斯爵士^①之间的差别,则需要更精细的鉴别力;就是因为不具备这种鉴别力,俗众恶客才往往在剧院中对剧本大肆攻击。我就知道,有一位诗剧家,在剧院里几乎被诬为窃贼;其证据比法律上承认的那种凭笔迹相同而据以判罪的情况,还要薄弱。实在说起来,我非常担心,认为舞台上每个寡妇,只要一表现多情善感,就会背上恶名,说她婢学夫人,一味模仿黛都;所幸的是,我们这些戏剧批评家,很少有人懂拉丁文,能诵读维吉尔^②。

其次,汝良友啊,我得预先奉告(因为也许你的心肠之温柔,比不上你的头脑之清晰):不要因为一个角色并非十全十美,而就贬之为恶人。假使你一心所爱好的只有这类十全十美的模范人物,那坊间肆上有的书,可使你称心如意。但是,我们在社会交往中,既然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,那我们就认为,还是不要让这样的人在这儿出场为妙。我说老实话,我有点儿怀疑,不知道世上的人,是否曾有达到这样尽美尽善的境地的,也就像我怀疑,不知道是否曾有灭绝人性的坏蛋,足以证实朱芬奈勒所说的那样:

——nulla virtute redemptum

A vitiis——^③.

① 艾皮丘·麦门为贵·章孙的喜剧《炼金术士》里一个角色。法蒲凌·夫拉特为艾色瑞治(George Etherege)的喜剧《时髦人物》里一个角色。扣特利·奈斯为克劳恩(John Crown)同名喜剧里的角色。

② 黛都故事,主要见于维吉尔的《伊尼以得》第4卷。她为迦太基女王,居孀。伊尼以得过迦太基时,她爱上了他。但伊终舍之而去,她悲哀殉情,自焚而死。(黛都,英语作Dido,希腊文作Διδώ。)

③ 朱芬奈勒《讽刺诗集》第4卷第2—3行。原注有此句英译,兹汉译如下:“并无点滴之善,以减其人之恶。”

说实在的,在虚构假托的作品中,杂入这类天使一般的善人,或者魔鬼一般的恶徒,我看不出来能起什么好作用;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善恶而加以琢磨的时候,在他们心里所容易引起的,不是这类榜样的正面作用,而可能是不胜悲伤,不胜耻辱;因为他们看到前一种榜样,也许会觉得,在他与别人共有的人性中,居然能有这样的善,他按情理是绝难做到的,那他就会因而生出差恶之心、忧虑之感;他们看到后一种榜样,就看出来,那种恶也是他们同样有的,而有那种恶的人却会堕落到那样令人厌弃、使人恶心的地步,他们就同样要生出惶惑不安之感。

事实是,如果一个人物有足够的善良,能使一个有向善之心的人生景仰之情、爱慕之感,那他即使有一些小小瑕疵, *quas humana parum cavit natura*,^①他在我们心里所引起的,也依然是同情,而不会是憎恶。说实在的,要提高道德,无过于看这种人身上的缺陷;因为这种缺陷,使我们生惊异之感,比邪人、恶人的恶行坏事,更能震人心弦,深入人心。在一个善恶掺杂、善多于恶的人身上,他的弱点和毛病,因为有他的善一衬托,使之丑相毕露,所以更彰明昭著;我们看到毛病弱点给我们所爱慕的人物带来恶果的时候,我们不但受到教育,而且我们为自己起见,离过恶唯恐不远,我们还对它们产生憎恨,因为它们贻害于我们所爱慕的人。

那么好啦,朋友们,我们对你们既已略进忠言,如果你们高兴,就请随我们一道,与我们这部历史一同前进吧。

① 拉丁文,意为“人性对之防守太疏”。菲尔丁在这儿是把贺拉斯《诗艺》第352—353行“*quas aut incuria fudit, aut humana...*”(意为“或人性之弱点疏于防守”)改动,以适上下文。更全引文见本书第11卷第1章倒数第2段。

第二章

叙一爱尔兰绅士之来到,及其来到后店里随之发生迥异寻常之诸奇事。

哆嗦颤抖的小兔儿,本来害怕她那些数不过来的仇敌,特别是那种狡猾、残酷、专事肉食的动物——人,整天价潜伏在她那埋迹隐踪的洞穴里,现在则在浅草平铺的地上,活蹦乱跳,拱手立身,玩耍游戏;在空心的树窟里,尖声高唱以鸣夜的合唱队——猫头鹰,现在也发出呼呼的悠悠之音,让某些现代的音乐赏识家听来,也颇感悦耳^①。半醉半醒的村夫乡氓,摇摇晃晃地穿过教堂的坟地或者毋宁说瘞骨的丘穴,往家里走去,现在在他的想象中,恐惧之心给他描绘出嗜血吃人的妖魔精灵;盗贼和匪徒,现在都双目炯炯,而忠诚老实的更夫逻卒,却酣眠不醒;用明明白白的大白话说,那也就是,现在正是半夜三更。店里所有的人众,连本史书已经提到过的,还有天黑了以后才来到的,都包括在内,全都上床就枕。只有内室女侍苏珊,还马不停蹄,一直活动,因为她得把厨房都洗刷完了,才能在爱她、盼她那个马夫的怀里,得到安息的去处。

在店里的情况就是这种样子的时候,一位绅士骑着驿站的马来到店里。他立时下了坐骑,来到苏珊面前,样子突如其来,语言毫无伦次,急得几乎都喘不上气儿来,跟苏珊打听,这个店里是不是有任何女客?时间既是半夜三更,那个人的态度行动又那样奇怪,因为在所有的时间里,他一直都野了似的两眼直视;所以苏珊未免有些吃惊,因此她犹豫了半晌,还没作答。那个绅士,见了这样,更加着起急

① 比较莎士比亚《爱的徒劳》第5幕第2场第927行以下,“那时节,夜猫瞪着圆眼夜夜高唱,唱的是呼呼,呼呼,呼呼,呼呼,真是一片欢悦,一片快活。”

来,请苏珊告诉他个实情,因为他说,他太太跑掉了,他正一路追她。“我一点儿不查(假),在两个或者三个地方,几乎捉到她了,要不是我恰好在刚要追上她的时候,又发现她刚走了。要是她在这个店里,你一定要摸着黑儿把我带到楼上,把她指给我;要是她在我来以前就起身走了,那你就一定得告诉我,走哪条路我就能追得上她。这样,我对你起什(誓),我可以叫你这个穷人变成全国最富的人。”跟着他掏出一大把幾尼来;这笔钱,即使比这个可怜的妞儿更有身份的人见了,都得见钱眼开,打动贪心,做比现在更坏的勾当。

苏珊,从她听说过洼特太太那些话里,就毫不怀疑,洼特太太就正是那个迷失不见的在逃之人,而追她的这个人,就正是正头香主。因此,她认为,好像非常有理,她要是能使这个太太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,那她得到赏钱,没有比这个再规矩正当的了。所以她毫无顾虑,径直地对这个绅士说,他追的那个女士正在店里。跟着马上就听从了怂恿(这位绅士先答应了她一笔大大的赏钱,并且把预付定金交到她手里),做马前卒,把那个绅士带到洼特太太的寝室里。

有一种风俗,在上流社会中流行已久,而且是建立在坚强、充实的理由之上的,那就是,一个丈夫要是不先敲门,决不能进他太太的房间。这种风俗实行起来,有许许多多好处,对于一个稍通世俗人情的读者,几乎连点明一下都不用。因为,有了这种办法,女士们就可以有工夫把自己的仪容修饰一番,或者把看着不顺眼的东西挪到不得事的地方,本来心思细腻、性情优雅的女人,有些情况,是不愿意叫她们的丈夫发现的。

要把实情都说出来,就得说,人类之中更文明优雅那一部分所建立起来的一些仪式规矩,虽然让心粗眼笨的人看来,好像只是一种形式而已,但据心明眼亮的人看来,这里面却大有文章。而在现在这件公案里,如果这位绅士也遵守前面说过的那种规矩,那就可以万事大吉。固然不错,他也敲了门,但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平常那种轻拍微击的敲法儿。不但如此,还正相反,因为他一看门锁着,就冲着门猛力一撞,其凶猛之烈,竟使门锁一下脱榫,门一下猛开,人也一下撞到门里。

他刚从地上爬起来,站在地上;我们这个男主角自己就立时从床

上爬出来，也站在地上——这是我们没法子，不得不含羞带愧往下叙说的——只听他用恫吓的声音，对这个绅士问，他是什么人，是什么意思，竟敢丝毫不讲道理，这样凶猛地把他寝室的门撞开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位绅士以为自己闹错了，本来正要说句抱歉的话，然后跟着退出去；但是在月光明朗的照耀之下，他却一下看到，有女人的紧身衣、长袍、衬裙、便帽、丝带、长筒袜、袜带、女鞋、木头套鞋，等等等等，横七竖八地乱放在屋里的地上。所有这些东西，都激起了他那天生的嫉妒性格，使他盛怒到竟口不能言的程度；所以他顾不得回答琼斯问他的话，径直地就要抢到床铺跟前。

琼斯马上拦阻了他，于是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，接着一会儿双方都挥起拳头来。现在，洼特太太（因为我们得承认，她也在同一张床上），我想，从睡梦中惊醒了以后，看见两个大汉在她的寝室里厮打起来，便有多大劲儿就用多大劲儿尖声高喊杀人喽！明火喽！喊得次数更多的是强奸喽！对于最后这两个字眼儿，也许有的人会纳闷儿，不明白她喊这个干什么，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妇女在惊惧中，高声喊出这两个字眼儿来，也就像音乐声中的啦、啦、打、打等等一样，只作为表示声音的一种媒介，并不含有固定的任何意义。

这个女士寝室的隔壁，有一位爱尔兰绅士，在那儿寄形托迹，长身偃卧；他来到店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所以原先没提到他。这位绅士是爱尔兰人叫作是专会对妇女献勤讨好的风月班头，或者专在脂粉堆里鬼混瞎闹的风流浪子。他是一个高门大户人家的幼子，因为家传祖产没有他的份儿^①，所以便不得不走四方、闯江湖，以便寻找外财；为了达到这种目的，他正在去往巴斯的路，想到那儿的赌钱场上或者调情队中，显显身手，碰碰运气。

这个青年正躺在床上，看倍恩太太^②的一本小说，因为他有个朋友，曾指教过他，说他想要在妇女面前得到青睐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增长自己的见识智力，在脑子里装上些优秀的文学作品。因此，他

① 英国习惯和法律，不动产由长子或长女继承，其他子女无份。

② 倍恩（Aphra Behn，1640—1689），英国戏剧家兼小说家，所写多所谓风流韵事、男女风情。但其《奥露榭扣》，为英语中第一部反奴隶制度的小说，不失为名著。

刚一听到邻室里狂叫猛喊,就从枕上一跃而起,一只手抄起一把利剑,另一只手擎着他身边点的蜡烛,一直来到洼特太太的卧室。

如果一位女士,一下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,只上身穿着衬衫来到跟前,那她因羞耻之心,一定会受惊失措;但是现在这种景象,却马上就带来好处,使洼特太太的惊惧大为减轻;因为这位脂粉堆中的风流浪子,刚一进了屋里,嘴里就喊道,“弗兹派崔克先生,你这到底他妈是什么耶(意)①思?”那另一位一听这话,马上就回答说,“哎呀,摩克拉克伦先生吗?我看见你在这儿,太高兴了。这个浑蛋把我太太拐骗了,正在一个床上睡觉哪。”“什么太太?”摩克拉克伦喊道,“难道我不是跟弗兹派崔克太太很熟,会看不出来这儿这位太太,就是和穿着衬衫站在这儿的绅士睡在一张床上的,并不是她吗?”

弗兹派崔克现在不但从他见到这个女士的一鳞半爪上看起来,并且从他听到这个女士的声音里听出来(她的声音,即便他站在比她现在离得远得多的地方,都可以分辨出来),原来他不幸闹了个天大的笑话,就开始对那位女士连声道歉;跟着转到琼斯那一面,对他说,“我要你特别注意,我并没向你道歉,因为你给了我一顿好齐(捶),所以我决定明天早晨要跟你来一场血战,见个高低。”

琼斯对于这类恫吓,报之以一笑。摩克拉克伦先生就说,“一点儿不错,弗兹派崔克先生,你这样三更半夜,把大家都吵醒了,不觉得脸上发烧吗?要是这个店里的人并没都睡着了,你照样要把他们都惊动起来,像你对我这样。这位绅士揍了你一顿,揍得一点儿也没错儿。我虽然没有太太,但是凭良心说,我要是看到你这样对待她,我不把你宰了,就出不了这口气。”

琼斯一心只顾替他那位女士的体面担心害怕了,所以心乱如麻,不知道说什么好,也不知道干什么好;但是,据有人已经说过的那样,女人说诳撒赖的本领②老比男人来得快得多。她想起来,在她那个寝室和琼斯的寝室之间有门可通;因此,她知道琼斯很讲名誉,她自

① 爱尔兰人的英语读音,最不同于英国标准音的,为把[i:]读成[ei]。故读 mean [mi:n]为 mane [mein],此处变所用之字的韵母以表示之,而注应该用的字于后。

② 比较英国谚语,“一个女人,只要一看她的围裙带儿,借口托词就来了。”

己又很有把握，所以开口说道：“你们这些浑人，我不知道你们都打的什么主意？你们这些人，没有一个是我的丈夫。救人哪！强奸啦！杀人啦！强奸啦！”现在店主妇赶到这个屋里了，洼特太太便冲着她把毒辣之气尽量发泄，嘴里说，她本来还只当她住的这个店是个正经八百的地方，并不是乐户妓馆哪。“但是这一群浑蛋可把我的房门砸开，跑到我屋里来，不是打算谋害我的性命，就是打算破坏我的贞操！”这两种东西，她说，都同样是她视为至宝的。

现在这个店主妇大声吼起来，其吼声之高，也和刚才床上那个妇人一样。她大叫道，她这回可完蛋了；她这个店，从来也没受过糟蹋，这回可完全名誉扫地了。于是她转向那几个绅士，冲着他们喊道：“你们这些杀千刀、杀万刀的，你们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，跑到这位太太屋里这样闹腾？”弗兹派崔克把个脑袋耷拉着，重复旧话说，“他弄错了，才闹到这样，他因为这个，诚心诚意地请求原谅。”说完了就和他的同国之人一块儿退出屋子去了。琼斯呢，他本是个很机灵的人，所以不会领略不到他那位女伴给他的暗示，就公然大胆地声称，他是听见门砸开了，才跑来搭救的，至于他们砸门为的是什么，他说不上来，也许是要抢这位女士吧！如果他们真有这种打算，那他总算侥幸，把他们这种打算阻止了。“自从我开店以来，这个店里从来还没遇到过一次抢案哪，”店主妇喊道，“我要你放明白了，先生，我这个店决不窝藏强盗匪人；我嘴里没法子，不得不提这种人，奇湿（其实）我还真怕这种人脏了我的嘴哪。我这个店，除了老实、善良的体面人，别的人一概不受欢迎。我还真得谢天谢地，我这个店里，永远是这样的顾客充门塞户；实在说起来，这样的顾客，有时还太多了，都招待不过来哪。这儿就住过爵爷……”她说到这儿，就列举了一大串爵高位尊那般大人物的姓名，其中有许多，我们要是在这儿狂妄大胆，都记下来，就要犯亵尊渎贵的罪过了。

琼斯忍耐了好半晌，后来才到底把她的话头打断，对洼特太太说了抱歉的话，因为他只穿着衬衫在她面前出现，同时对她担保，除了为她的安全担心，无论在什么别的情况下，都决不肯做这样的事。至于洼特太太怎样回答他，而且不但这一点，即使全部过程，直到这出戏的最后一幕，读者自己也都可以猜得出来：他只想一想她所扮演的

这番光景就是了。原来她是一位幽静娴雅的女士,只是她的寝室里出现了三个素不相识的男人,才从睡梦中惊醒,她就扮演了这出戏里这样一个角色。实在说起来,她这出戏演得很好,我们专以演戏为职业的女演员,没有一个在她们的扮演中能赛过她的,不论在台上,也不论在台下。

我认为,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一条理论,用来证明,贞操之于裙钗者流,是怎样特别来去自如。因为,虽然一万个女人里面,说不准有一个能做一个好演员,而且即使在好演员中间,我们也很少看到有两个演员能把同一角色演得同样出色,但是一旦要演起贞操贤良来,她们却都能演得精彩绝伦;而且不论真有贞操的人,也不论假有贞操的人,都一律能把它演到十二分完美的地步。

那三个男人都走了以后,洼特太太既从恐惧中安定下来,也同样从愤怒中平息下来,可以用大为温和的语气对店主妇说话了。店主妇呢,却仍旧不容易把关心本店名声的心思撇开,所以为维护名声起见,又举出许多曾在她这个店里下榻的大人先生;不过这个女士把她话头打断,表白了店主妇在刚才这场骚乱中绝无责任,请店主妇离开,好让她休息一会儿。她说,她只希望,在这一夜剩下的时间里,可以无人打搅,安安稳稳地睡一觉。于是店主妇大大客气一番,频频屈膝多次,才起身离去。

第 三 章

店主妇与其内室女侍苏珊之对谈，此为一切店主东及其店伙皆应一读者；一华年美容闺秀之到来及其使人愉悦之举动；此种举动可昭示贵显，如何取得世人之欢心。

店主妇既然记得，在那位女士的门被人冲开的时候，只有苏珊一个人还没上床就寝，因此她马上找到了苏珊，探听她争吵刚开始是怎么闹起来的，同时盘问，那个生客是什么人，他在什么时间里、什么情况下，来到店里。

苏珊把全部事实的经过都说了一遍，这都是读者已经知道了的。她说的时候，只按自己的取舍，把事情的细节稍稍有所改变，还把她拿赏钱这一节，完全隐瞒起来。但是店主妇在刚开始查问的时候，曾对那位有关女士因怕暴徒破坏她的贞操而表现的恐怖，说了许多怜悯的话，苏珊听了，不禁想要尽力使她的女主人为这一点而关心的心情平静下来，就大起其咒，说她亲眼看到琼斯从那个女士的床上跳了下来。

店主妇一听这话，大发雷霆。“要真像你说的那样，”她喊道，“这可得算是可能有的事儿啦，还是真正可能有的啦！一个女人大声叫喊，尽力想法子叫人都来看自己出丑！我真想知道知道，一个女人，要证明自己护持贞操，除了大喊大叫，好教二十个人都来亲眼看到她的所作所为以外，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？我求你，我的乖乖，快别嚷嚷这种血口喷人的坏话，糟蹋我的任何客人吧！因为这种话，不但叫客人挨骂，也叫咱们这个店跟着挨骂。我敢保，到这个店来的，没有混账的无业游民，也没有穷凶极恶的穷光蛋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”苏珊说，“那只好说是我的眼睛花^①了。”“不错，实在不能说，人的眼睛永远一定没有花的时候，”她的女主人回答说，“我就不相信，我看到这些善良的大绅士，眼睛不花。我这半年里，没遇见一次有比他们昨儿晚上要的那两份晚餐更阔气的；他们又那么好说话儿，好脾气，我把伍斯特派锐酒^②当香槟卖给了他们，他们一点儿也没跟我挑刺儿。其实那种酒味道又好，于身体又滋补，也和全国顶好的香槟一样；要说的话，我才不屑于把它当香槟卖给他们哪。他们不止喝了一瓶，还喝了两瓶。不错，不错，这样脑子又清醒、心眼儿又善良的好人，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会对别人成了祸害。”

苏珊经她的女主人这样一说，闭口无言，于是她的女主人又进而谈起别的事情来。“据你这一说，这个刚来的绅士，是骑驿站的马来的，还带着个下人，在外面给他看马，那么，他一定也准是一位大绅士了。你怎么没问问，他要不要用晚餐？我想他一定在那另一位绅士的房间里。你上楼去问问，他是不是叫人来着。也许他看到店里还有人没睡，能给他弄茶弄饭，会叫点儿什么。你千万可别再像你往常那样，拙嘴笨舌，犯死心眼儿，告诉他们，说火灭啦，鸡鸭还得现宰啦。要是他要叫羊肉，也别胡咧咧，说店里没有羊肉。我知道，那个肉铺的掌柜的，在我上床以前，刚宰了一只羊；只要我想买，他从来没说因为羊身上还热乎，不卖给我。你去吧，记住了，咱们凡是什么羊肉、鸡鸭的，没有一样不全的。你去吧，你去把门开开，问一声，‘绅士老爷，您叫人来着吗？’要是他们不说什么，那你就问，老爷您赏脸，要不要开一份晚餐来？别忘了叫一声老爷。去吧，你要是不好好记住了这些话，那你就得永远是那个没出息的货。”

苏珊去了，一会儿回来报告说，那两个绅士在一张床上睡下了。“两个绅士，”店主妇说，“在一张床上！那怎么可能？我敢保，他们

① 意译。直译为“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”。1870年以后，此语已成陈词滥调。

② 用一种硬而涩的梨所酿的酒。厄普屯即在伍斯特郡，故伍斯特郡派锐，即本地的产物。